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选收十月革命以前各时代各学派具有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或批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

Shijiu Shiji Yingguo Wen Lun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1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frac{1}{2}$ 插页 2

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书号 10019·3897

定价 1.95 元

出版说明

以浪漫主义运动的勃兴为其特色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在抛弃了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之后，重新探讨了关于诗的理论。许多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纷纷执笔，各抒己见，他们通过对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以及其他重要诗人的研究，探讨诗的特性和诗人应具备的品质，乃至写诗的技巧。尽管他们的哲学美学思想的基调是唯心主义的，但不乏精辟的见解。

我社继《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之后，又编选了这一时期的英国重要文论，辑为《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供文学工作者参考。其中爱默生的《莎士比亚，或诗人》一篇，作者虽系美籍，但两度访英，与英国诗人、文论家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等人相稔，其文艺思想基本接近这个时期的英国文学界，故一并选入。

编者

目 次

我与诗人们的初交(1823)

〔英〕赫兹利特 盛 宁 译 (1)

论诗——兼评亚里斯多德的《诗学》(1829)

〔英〕纽曼 王希苏 译 (26)

作为诗人的英雄。但丁; 莎士比亚(1840)

〔英〕卡莱尔 张景桂 译 (50)

诗论(1844)

〔英〕亨特 张景桂 译 (88)

莎士比亚; 或诗人(选自《代表人物》, 1850)

〔美〕爱默生 姚永彩 译 (160)

诗歌题材的选择(1853)

〔英〕阿诺德 吴苏敬 译 (181)

论感情的误置(1856)

〔英〕罗斯金 刘若端 译 钱学熙 校 (199)

论诗及其变体(1833, 1859修订)

〔英〕穆勒 李自修 张子清译 (217)

文艺复兴(选自《文艺复兴史论文集》, 1873)

〔英〕帕特 姚永彩 左 宜 译 (243)

艺术与社会主义(1884)

〔英〕莫里斯 张俊焕 成 林 译 (276)

威廉·赫兹利特^①

我与诗人们的初交

(1823)

我的父亲是希罗普郡韦姆镇的一位非国教派牧师，一七九八年(对我来说，组成这个年代的数字如同“魔王这个可怕的称号”)，柯尔律治先生来到施鲁斯伯里接替罗伊先生，主持那里唯一神教派信徒们的宗教事务。他姗姗来迟，直到预定要布道之前的星期六下午才到；罗伊先生怀着焦急和期待的心情，亲自到马车前去接他的接班人，可是，来客中谁也不象他要接的人，仅见一位圆面庞的男子，身著一件不合体的黑色短外套(与猎装相仿)，正在口若悬河地与同行旅客们交谈。罗伊先生前脚刚迈进门，向我们诉说起迎客不遇的失望，这位身著黑服的圆脸男子后脚就跟了进来。他只一启口，众人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他打开了话匣子就说个没完，据我所知，无论在他逗留期间，还是在此以后，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在施鲁斯伯里逗留了三个星期，始终使这个小镇沉浸在一种愉快的悬念之中，“宛若一只鹰隼飞进了鸽舍，把那些自视甚高的希罗普人搅得心绪不宁”。极目四望，威尔士群山，绵延逶迤，风雪迷漫，它们也一致认为，自从

① 威廉·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英国评论家、散文家、画家。

“名门出身的荷尔弹奏竖琴或温文尔雅的卢埃林
吟诵短歌”^①

以来，就从来没有听过具有如此魅力的声音！我们在韦姆与施鲁斯伯里之间行进。路旁，笔直挺拔的栎树在寒风中萧瑟，透过枝杈，或飒飒作响的红叶，我打量着这一带的青灰色的山巅，一个声音始终在我的耳边鸣响，宛若那塞壬^②的歌声；我惊诧万分，不知所措，犹如从沉睡中醒来，一直到他的天才之光——象那路上的水坑中闪烁着的阳光——直射入我的灵魂时，我才想起，我完全可以用五彩斑斓的比喻或离奇古怪的暗示向人们表达我对他的倾慕之心。可是，当时我却瞠目结舌，束手无措，象路边一条被踩扁的蛆虫，淌着血，一动不动，我的思想被一道道桎梏死死缠着，那桎梏，如同

“滔滔冥河，环绕九匝，”^③

而现在，我的思想终于挣脱出来，乘着插上双翼的语汇腾空而起，它们一展开羽翼，就接触到过去年代放射出的那道金光。的确，我的灵魂依然在原先的束缚之中，幽暗，懵懂，无穷无尽的追求却又得不到满足；我那颗被禁锢在土牢中的心，迄今为止就没有找到过，也许将永远找不到能够倾诉衷肠的另一颗心哟；但我的智力却没有默不作声，象畜牲那样愚昧，或者说它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的语言。这一点，我受惠于柯尔律治。但是，我的目的并不在说明这一点。

① 引自格雷《吟游诗人》。

② 塞壬，希腊神话中，一种人身鸟足的女妖，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而死。

③ 按蒲伯《圣·塞西利亚日颂》第90—91行改写。

我的父亲居住在离施鲁斯伯里十英里的地方，按照住地邻近的非国教派牧师之间的习惯，他与罗伊先生，以及威特丘契（再过去九英里）的詹金斯先生频频互相造访。这就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交往维系着世俗与宗教的自由的火焰，使灰烬覆盖下的余火不至于熄灭，正如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的火，藏在一个个烽火台中，等待了十年之久，终于以冲天大火报道了特洛伊城的覆没。按照乡间礼仪，可能成为罗伊先生接班人的柯尔律治答应前来探望我的父亲，同时，我也在他来到后的那个礼拜天前去听过他布道。当今世风日下，一位诗人兼哲学家登上唯一神教派的讲坛宣讲福音，实属浪漫，简直可谓基督教原始精神的复苏，而这种复苏是不可抗拒的。

那是一七九八年元月的一个清晨，天色微明，我即已起身，准备在泥泞的道路上步行十英里去听这位名流布道。一七九八年冬季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度过最漫长的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再去经历一次这样又冷又累的跋涉了。“有一些印象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失的。即令我能永远活着，我的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刻也不会重现了，但是，它们却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①当我到达时，风琴在奏着第一百首赞美诗，一曲终了，柯尔律治先生站了起来，开始引诵经文，“他独自进山祷告。”^②他朗读的声音“宛若一道香气四溢的香水溪流”，“独自”两个字念得尤其洪亮，深沉，清晰。当时我正年轻，那声音听来，真是出自肺腑，祷文仿佛在庄严的沉寂中飞腾而起，浮荡在宇宙之中。圣约翰“在旷野上呼喊，他腰束皮带，吃的

① 原文为法文。引自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第四部，第七信。

② 参看《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是蝗虫和野蜜”^① 这个形象蓦然映上我的脑际。接着，布道人象一只搏击长风的雄鹰，进入了他的正题，关于和平与战争；关于教会与国家——不是两者的联合，而是两者的分离；关于世俗精神与基督教精神——两者不是相同，而是相斥。他谈到有一些人，“把基督的十字印在滴着人血的旗帜上”。他说了一番田园牧歌式的题外话，然后又用触目惊心的对比来说明战争的浩劫：一个天真无邪的牧童，赶着羊群来到田野上，或者坐在山楂树下，向他的羊群吹着短笛，“他仿佛永远不会变老”^②，然而，就是这个可怜的乡间小孩，被人诱拐进城去当兵，在一家小酒店里被灌醉，充当了可怜的小鼓手。他的头发上涂着发粉和发油，根根直立，身后跟随着长长的一队人，他加入了这个充满血腥的行当，身着令人生厌的漂亮军装。

这就是我们曾经爱过的诗人唱的曲调。^③

真的，即使我真地听见了太空妙曲，恐怕也不见得会如此快乐。诗与哲学相遇了。真理与天才拥抱，而且就发生在宗教的眼前，得到了宗教的认可。这甚至已经超出了我的希望。我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中。苍白暗淡的太阳仍在天空吃力地运行，浓重的雾霭模糊了它的轮廓，它仿佛是那正义事业的标志；蓟草的茸毛上垂挂着残露，使人感到清新爽快；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一种青春勃发的生机，使万物变得愈加美好。此时此刻，大自然的面庞上没有刻上神权的印记：

① 参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

② 参看锡德尼《阿卡迪亚》。

③ 参看蒲伯《致牛津罗伯特伯爵的信》。

好比红扑扑的花朵上蒙上哀愁。①

下星期二，这位半通神意的讲道者来访。我被喊下楼，心里怀着希望却又有几分惴惴不安走进了他所在的房间。他接待了我，态度非常谦和，我一言不发，静静地听了许久。我沉默不语，在他看来，我并不难受。事后，他愉快地回忆说，他“与W.H.②的光脑门儿谈了两个小时！”他的面容与我上次见过以后我所设想的样子不同。那一次相距较远，加之教堂里灯光昏暗，我总觉得他的神态中有一种不习见的野性，一种朦胧感，而且，我以为他脸上有麻子。而这一次，他的皮肤却是白净有光——

如同青蓝色光照下的孩童。③

他的前额高而宽，如象牙制品一般白净明亮，宽大的眉头微微前突，双目顾盼有神，象深蓝色的大海。“他的面庞罩上淡淡的红润”④，正如我们在西班牙画家缪里罗⑤和梵拉斯盖茨⑥画的那些面容苍白，微带沉思的肖像上看到的那种淡淡的紫红色调。他的嘴唇肥厚松软，富于肉感，善于辞令，他的下颏圆滚滚的，愉快而开朗；而他的鼻子，这个脸部的主导和意志的标志，却又小又弱，微不足道，如同他的成就一样。看来，他这张脸的守护神仿佛从高处观察一番之后，把他（连同他的充裕的能力和伟大的抱

① 引自弥尔顿《莱西达斯》。

② W.H.，即本文作者威廉·赫兹利特。

③ 引自汤姆逊《慵懒的城堡》。

④ 引自汤姆逊《慵懒的城堡》。

⑤ 缪里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 1617—1682)，西班牙画家。

⑥ 梵拉斯盖茨(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Valasquez, 1599—1660)，西班牙画家。

负)投到这不知思想和想象为何物的世界上似的,没有任何东西支持他,或为他指明前进的方向,好比哥伦布乘坐在一只扇形大海贝里,一无船桨,二无罗盘,就贸然开始了向新世界进发的航程。这至少是我从那次会面后得到的印象。柯尔律治的身量比一般人高,趋于肥胖,或者说,象汉姆雷特殿下,“有点胖又气喘”。他的头发(唉!现在已经灰白)当时象乌鸦的羽翎一样黑亮,平平整整地覆盖在额头上。头发搭在前额上,是热诚的信徒,是心向天国的人,所特有的发式,这与历来的基督画像不无关系(虽然颜色不同)。凡是宣讲基督受难的人应该具备这个特征,那时候,柯尔律治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的父亲是非国教派的一名耆宿,当时已届暮年,观察比较柯尔律治与他之间的差别,倒是别有一番风趣。他本是一个爱尔兰穷孩子,父母经心地将他教养成人,送他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在亚当·斯密^①门下就学),使他得以胜任未来的工作。他的母亲最引以为荣的望愿,就是想看见儿子成为非国教派的牧师。因此,当我们回顾往昔(尽目力所及),我们总可以看见同样的希望、忧虑、宿愿、继而又是同样的失望,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中悸动;我们又可以看见它们(如果展望未来)象气泡似地在人们的心中不断出现、不断消失!在唯一神教派引起的激烈论战中,在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吵闹中,他从一个礼拜堂被抛向另一个礼拜堂,以致最后被贬黜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里,远远离开了他唯一爱好的那种社交生活即与人谈论《圣经》中有争议的文字以及世俗与宗教的自由事业,在此度过了他最后三十年的生涯。在这里,他既牢骚满腹,却又听天由命,只好在研读《圣经》

①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和《圣经》的种种诠释本中打发时日——这些对开本的巨著，艰深难懂，一部书就够他消磨一个冬天！他为什么要从早到晚埋头于这些书中呢（除了在田野里散散步或去花园里走一走，满心欢喜和自豪地采摘自己种植的花椰菜或刀豆以外）？——这里“既没有风采绰约的人物，也没有奇思异想，”——既没有诗歌，也没有哲学——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眩惑或激发现代人的好奇心，可是，在他那双昏花的老眼看来，这些被人遗忘的、笨重不堪的巨著中，却时时闪现希伯莱文大写字母拼成的神圣的名字：耶和瓦。由于文体过于冗赘，而他的脑力又大为衰退，他吃尽苦头，费尽心思，才看出端倪，这里闪现着对于三千年前祖先们飘流的光辉见解，他们赶着一队队的骆驼飘流，棕榈树在天边摇曳；这里有摩西和燃烧的荆棘，十二部落的民数，各种预言暗示，以及对于律法和先知的注释；这里有关于玛土撒拉^①年龄的讨论（无味之极），纯属臆测！这里还对挪亚方舟的形状、对所罗门神殿中财宝数量作了概述和粗略的揣测；对创世年代、世界末日的预言等等的疑问；随着书页的翻动，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又一一再现，虽然，拉上一张天书似的极为神秘的韩幕，人的灵魂可以蛰伏其间，但是，这种不幸的蛰伏却消磨掉了人的官能、才智、幻想和理性已养成的敏锐。相对而言，父亲的生活是一场梦，一场关于永恒、死亡、复活和未来审判的大梦！

再也没有其他两个人比我们的主人和客人更不相同了。在我父亲眼中，诗人是最不伦不类的；但是，凡能为唯一神教派争光的，他都欢迎。这一天，即使我们的这位来客身插双翼，他也

① 玛土撒拉，亚当的后代，据《旧约·创世记》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记载：“玛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不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惊喜。是的，他的思想的确长着翅膀；当他的圆润的嗓音在镶着饰板的小客厅里回响的时候，鹤发童颜的父亲将眼镜往脑门儿上一推，那皱纹密布的慈祥的脸上绽出了愉快的笑容，他以为真理找到了幻想这样一个新的同盟者！^①柯尔律治似乎也对我颇为注意，这一点本身就已经足够。他谈吐随便而得体，涉猎非常广泛。晚餐时，他愈加活跃，用一种启导者的口吻大谈了一番玛丽·沃尔斯通尼克拉芙特^②和麦肯托希^③。他觉得后者（当我的父亲谈及他的《为法国人一辩》^④是一部巨著时）是一位机敏的学者——精通这类问题的大师，——或者说是一位“文学仓库管理员”，他准确地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取所需物品，尽管那物品并不是他自己的。但是，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上，他都不能与博克^⑤相比。博克是一位思想家，而麦肯托希只不过是一个逻辑学家。博克是一位雄辩家（几乎是一位诗人），能形象思维，因为他能欣赏大自然；而麦肯托希只是一个修辞学家，他只注意一些平庸无奇的玩意儿。对此，我冒昧插了一句，说，我对博克一向景仰，并说（按我当时的理解），对他表示轻蔑则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庸俗的民主思想。这是我向柯尔

① 我的父亲是误解了他的才能的人之一。我从来就只欣赏他的文学作品而不喜欢他的布道讲演，父亲对此很不满意。我觉得，后者既勉强又乏味，不及前者来得自然。就笔墨酣畅、稍稍玩弄一下词藻，和无精打采的修道士般的打趣而论，我认为这两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原注。

② 玛丽·沃尔斯通尼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德汶的第一个妻子。

③ 麦肯托希(Sir 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④ 《为法国人一辩》，麦肯托希针对博克《对法国革命的回顾》一文为法国革命进行的辩护，发表于一七九一年。

⑤ 博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国政治家、演说家。

律治表示的第一个见解，他说这个见解非常正确，而且颇有新意。我想起了，那天端上来的威尔士羊腿烧萝卜的味道鲜美极了。柯尔律治又补充说，麦肯托希和汤姆·韦季伍德^①（他对后者赞不绝口）曾对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大不以为然，为此，他对他们说——“他走在你们的前面，遥遥领先，远得变小了！”有一次，戈德汶^②向他夸口说，他为某一个论点曾与麦肯托希争论了三小时之久而胜负未定；柯尔律治对他说——“如果屋里有一位天才，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他问我是否见过玛丽·沃尔斯通尼克拉芙特，我回答有过一次几分钟的照面，她当时似乎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调又开了戈德汶对她提出的意见表示的异议。他说，“这就是富有想象的人比仅有智力的人略胜一筹的一个实例。”他对戈德汶并不十分推崇^③（这是一时任性或持有偏见的表现，真假莫辨），对沃尔斯通尼克拉芙特夫人的交谈能力大为称道，而对她的著作才华却只字未提。我们又谈论了一会儿霍尔克罗夫特^④。有人曾经问他是否对他印象很深，他却回答说被他痛打一顿^⑤的可能性兴许更大。我抱怨说，他简直不让人说话，因为我每说一个词，哪怕是最普通的词语，他都要我明确含义，他一个劲地嚷道，“先生，你所谓的感受究竟是什么意思？你

① 韦季伍德 (Thomas Wedgwood, 1771—1805)，柯尔律治的保护人。

② 戈德汶 (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国小说家。

③ 他对戈德汶试图确定人的未来是不朽的这一点尤其不满，(他说)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死，什么是生”——他说这两个词的语调中似乎充分表现出了这两个概念。——原注。

④ 霍尔克罗夫特 (Thomas Holcroft, 1745—1809)，曾当过马僮、鞋匠、教师、演员，后成为作家，是潘恩和戈德汶的好友。

⑤ 此处柯尔律治借用上文 (to be struck with him) 说了一句俏皮话，to be struck by him。

所谓的意念究竟是什么意思？”柯尔律治说，这是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设关立卡，使我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当时的事情，我已经多有遗忘，比我所能记住的多得多；但是，那一天过得很愉快的。次日清晨，柯尔律治将启程返回施鲁斯伯里，我下楼用早餐时，正好见他收到朋友韦季伍德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如果他放弃现职，专心致志从事诗歌和哲学研究，他即可以提供一百五十英镑的年薪。柯尔律治一面系着鞋带，一面似乎在下决心同意这个建议。这件事使他的离去变得愈加令人沮丧。这位难以捉摸的热心人将远离我们而去，被抛向那通往西天的弯弯幽谷之中，或那种古老传奇故事中的海滩上。他今后不去施鲁斯伯里充任非国教派牧师，不去十英里外的地方定居，而将居住在帕那色斯山^①上，成为这座悠悠名山上的一位牧羊人。哎呀！我对通往那里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我对韦季伍德先生的一片好意也并不怎么感恩戴德。但是，很快地，我就摆脱了这一窘境，柯尔律治先生要来笔和墨水，他走到桌边，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几个字，然后颠颠地走到我面前，将这一珍贵的文件递给我，他说这就是他的地址：索默塞特郡，奈特·斯多威，柯尔律治；他还说，他乐意几周以后在那里会见我，如果我愿意，他还可以到半路来接我。当时我的吃惊程度一定不会亚于那个看见霹雳落在脚下的小牧童（此比喻引自《卡桑德拉》^②）。我尽量稳住神，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接受了他的建议（我觉得韦季伍德先生提供的年俸与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了结了这桩大事，这位诗人牧师告辞离去，我陪伴他走了六英里。那是隆冬时节一个

① 帕那色斯山，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及文艺女神的住地。

② 法国小说家拉·卡尔布里耐德（La Calprenède, 1614—1663）所作长篇英雄传奇。

晴朗的早晨，他一路谈笑风生。乔叟笔下的学士被描写为一边行走，

——一边口中念念有词。^①

柯尔律治也是如此。他时而泛论，时而详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我觉得他简直是在空中飘浮，在冰上滑行。他私下里对我说（在行进中），他本应该在接受施鲁斯伯里的职务以前作两次布道讲演，一次是关于婴儿洗礼，另一次是关于基督的晚餐，他说现在他不能主持这两次布道了，因为这将妨碍实现他眼前的目标。我注意到，他走路时不断从路的一侧斜插到另一侧，觉得这个动作很奇怪，但我当时却并没有想到将它与某种目标不专一或不自觉地变更原则联系起来。他似乎总是不能沿着直线前进。他轻蔑地谈及休谟^②，（说他的“论奇迹”一文剽窃了邵思^③布道讲演中的一个论点——让犹太人阿拜拉去相信吧！^④）这样谈论休谟，我颇感不快，因为我当时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论人性》，这是玄学中一枚难以下咽的酸果，与之相比，无论就学识高妙或就论理缜密而言，《散文》充其量不过是精美的小玩意，供人消遣之作。柯尔律治甚至否认休谟文风的优美，我看这至少暴露出他的鉴赏力的缺陷，或者说欠公允。不过，他对贝克莱^⑤的态度又使我多少纠正了上述看法。他详细论述了他的

① 参看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开场白》。

②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英国哲学家。

③ 邵思（Robert South, 1634—1716），英国神学家。

④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贺拉斯《讽刺》第一章。言下之意，作者本人是不相信的。

⑤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主教。

《论想象》，称之为分析思辨的杰作，这的确是一语中的。他对约翰逊博士用脚去踢石头怒不可遏，这是指他关于物质与精神的理论，他说，“先生，我这样驳斥他。”柯尔律治将贝克莱主教与汤姆·潘恩^①进行比较（我不知道他如何将两者加以联系），称前者是思想精细的典范，后者是思想锐利的典范，并说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个具有商店伙计的气质，另一个具有哲学家的特征。他认为巴特勒主教^②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一位渊博而谨慎的思想家，是对自然和自己的思想均有真知灼见的人。他没有提及他的《宗教的类比》，却谈了他的《在罗尔教堂的布道讲演》，而后者我却闻所未闻。柯尔律治似乎总要表现出他在无名者与知名者之间更偏爱前者。而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宗教的类比》是诡辩论中的一脉，是一篇抽丝剥茧式的神学辩辞；而《讲演》（附有前言）则富有深邃而成熟的思想，它直截了当地吁请我们观察人性，既没有学究气，也没有偏见。我告诉柯尔律治，我曾写过一点文字，有时，我甚至傻乎乎地认为自己在同一问题上有新的发现（《人类思想的天然无私性》^③）——我试图向柯尔律治解释自己的观点，他饶有兴味地聆听着，但我却没有能使他明白我的意思。嗣后，我又第二十次坐下来完成这项任务，取出新的纸笔，决意要把我的观点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我象进行习题演算那样写下了几行干巴巴的概要，却在第二页的一半处卡住了；四、五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一种理性的概括，于是搜索枯肠，想从中汲取语汇、形象、概念、意见、事实或经验之谈，

① 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英国政论作家。

② 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英国主教。《宗教的类比》发表于一七三六年。

③ 此文于一八〇五年发表，题为《论人的行为准则》。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徒劳无益的尝试，眼睁睁地看着这一页的空白流出了沮丧的泪水。我现在下笔比较流畅了，是我现在比当时高明？啊不！任何言不及义的舞文弄墨，都不如发现一个真理又无法表达的苦恼。倘若我能返回当年的我该有多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象重游故地那样再经历一番过去的时光呢？如果我能得到菲利普·锡德尼勋爵^①的神奇的诗神的辅佐，我一定要写一首十四行诗——《从韦姆至施鲁斯伯里的路上》，用我所喜爱的意境朦胧的奇思异想，使我们行进的每一步都永垂不朽。我敢赌咒，这里的每一块里程碑都长着耳朵，哈玛山上的每一棵松树都在倾听着这位过路诗人！我还记得他的另一个话题。他曾提及帕莱^②，对他自然而明晰的文风大加赞许，但对他的情趣却痛加谴责，认为他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诡辩术士，并说“将他论述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著作当作大学教科书实为国民性的耻辱”。我们在六英里里程碑处分手；我怀着怅然若失而又非常愉快的心情转身回家。从一位我认为对我持有成见的人那里得到垂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他为人谦恭，尤使我感到和蔼可亲，值得永远敬重。”^③他是我结识的第一位诗人，这个具有灵感的称号，他当然受之无愧。我以前屡屡听说他健谈，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事实上，在这次会见之前之后，我都从未遇到过能与之相比肩者。我完全相信了那个广为流传的传说，说他一、两天以前曾吸引了一大群绅士淑女听他讲述贝克

① 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英国诗人，批评家。

② 帕莱(William Paley, 1743—1805)，英国神学家，著有《基督精神的见证》。

③ 此句按弥尔顿《失乐园》第八章，第648—650行亚当提及拉菲尔时的话改写。